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十五

涇 胡承珙

豳

七月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承珙案此因言周秦風俗而連類及之非以七月一篇兼有文武時事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實周公上述豳俗以明農桑爲王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尙書無逸

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之籥章專官守之若非追
陳幽俗何以名之爲幽若非周公所作又何以鴟鴞以下
六篇皆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邪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
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以七月之詩當
之其箋詩卽自用其說而集傳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
頌又一詩之中首尾相應剝其一節而用之恐無此理於
是備列三說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以七
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爲幽

雅噫嘻諸篇爲幽頌者或說也王氏詩總聞又謂本七月一詩而和器之聲有不同陳氏稽古編一一取而駁之而於王雪山雜引笙師眊瞭以釋幽雅幽頌之說攻詰尤力謂宋人諸說無一可通然陳氏猶沿疏家謂鄭氏三分七月以當之之說以爲雖屬臆度於義無礙承琪案詩疏謂周禮注以七月首章流火箚發之類爲幽詩于耜舉趾之類爲幽雅其後章穫稻釀酒躋堂稱觥之事爲幽頌與詩箋小異詩箋則謂始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爲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信如所言則割裂穿鑿誠爲無理今反覆禮注詩箋乃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

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有是也鄭氏於周禮具有師承必非無本籥章首言掌土鼓鼗籥可見此一官專掌以籥

歛幽別無他詩亦別無他器

鄭注籥章引明堂位曰土鼓

伊耆氏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蓋八蜡皆爲農事此歛幽亦多爲農事故爲伊耆氏之樂耳其

所謂幽詩幽雅幽頌者舍七月一詩更將誰屬鄭注歛幽

詩云幽風七月也歛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

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幽雅亦七

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

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

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

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細釋注意蓋簡章於每祭皆歛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幽詩取言耕作則曰幽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凡篇中言鑿冰肅霜類乎寒暑之氣者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類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於殆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幽風以介眉壽以下繫云是謂幽雅萬壽無疆以下繫云是謂幽頌是謂者猶禮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蓋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簡章歛

之以一時而共三用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竝非截然分首二章爲風六章以上爲雅八章以上爲頌也孔氏不善讀箋注妄爲分別致後人以三分七月之說歸咎鄭君夫箴章所掌幽箴明是總括之辭在當日如何采詩入樂以成節奏後人已不能知又安能判某章爲風某章爲雅爲頌邪惟明乎鄭氏歌其類之義則知箴章止言歆幽必不當求諸七月之外箴章言幽詩者正謂幽風以其詩固風體也其曰幽雅幽頌者則又以詩入樂各歌其類合乎雅頌故也此可見詩與樂各有取義亦非於一詩之中隨事

而變其音節且風詩義兼雅頌猶雅詩亦兼風與頌大雅
云其風肆好又云吉甫作頌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
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經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
虞此惟鹿鳴白駒在小雅經首已亡餘皆國風而謂之雅
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
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則不得謂別有幽雅幽頌而亡之矣

歐陽本義謂齊魯韓詩無七月後之作六經輿論者因之
案齊魯詩宋時久亡卽韓詩在宋儒已有見有不見者故
歐公謂祇存外傳則何由知三家之無七月此不過傳聞
謬說未檢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
七月耳明人豐坊僞爲魯詩世學妄改七月名邠風而不
知昭四年左傳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篇名顯然此

眞所謂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潛夫論云七月之詩大小敦之終而復始案大小者謂上自朝廷纘武鑿冰下及閭閻衣食瑣屑之事終始者謂卒歲改歲終始循環無有休息也范氏補傳曰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爲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爲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此說本之程子於七月名篇之意言之頗諦而篇中四序錯陳彼此先後從無言及者惟虞東學詩引

蔡宮闈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卽承

二月言之

承琪案何氏古義曰春日孔以爲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二月采繁則

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

三章卽繼三月言之

承琪案春秋考異郵曰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

三月

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

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

月十月言之八章空繼以一之日矣舍一言二者豈當臆

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論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

故錄存之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劉氏瑾曰堯時仲夏日在

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

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幽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琪案幽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幽風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在五月午位則六月尙在未位巳午位俱屬南方直至七月而火在申位始流於西耳況傳以火爲大火或卽以大火之次言之孟秋之月初昏在申位故爲西流正義引鄭志荅孫皓問以堯典星火謂大火之次與七月之火爲心星別此亦但謂心爲季夏中星初非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之星宿也

戴氏詩考正曰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以言月
言日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
方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
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
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
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
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
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
曆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
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

月若云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也承琪案此說本宋張氏謂言日又言月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然三百篇固多用夏正而此篇設文獨異未必全無意義如但以隨文便稱則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以不辭而改爲一之日二之日可也若云正月于耜四月舉趾未爲不辭也而何以必曰三之日四之日乎蓋以周公而陳幽公之事若用周正而以子爲正月則非追述夏時之義如以寅月爲正月則又礙於周王之

正朔故不得不變其文例於子丑之月以數紀之然使言一月二月則仍混於周正且與下四月五月等稱夏時者不合故又變月言日謂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至於寅卯之月既不可云正月二月又不得再言一之二之故遂因乘上數稱爲三四雖云便文亦卽所以避周正夏正之名而因見其義也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蓋以十者數之終十月之後當復起數連十言之則爲十有一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耳可見傳先言此者正欲人知經文但以數紀之意並非以此爲周正所自起其下又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正月也

不過指類以曉人亦非謂幽詩通用三正也或謂尙書泰

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劉歆三統歷

見漢志

引武成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是子月可稱一月不知史文據事直書自當稱月詩則因詞託事其體不同故可變月言日況泰誓武成專以周正起數幽風以周公而述夏時焉可比例但必如正義陽生稱日陰生稱月之說則誠未免穿鑿耳

一之日麇發二之日栗烈傳麇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段氏詩小學曰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文選長笛賦注引毛傳凜寒也

今本誤凜

風賦注引毛

傳慄刺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引毛詩二之日栗刺毛萋
曰栗刺寒氣也說文栗寒也玉篇栗刺寒貌刺寒氣也按
五經文字公部有栗字知七月作栗也今說文無刺字有
刺沆泉正義引說文刺寒貌高唐賦注引字林刺寒風也
嘯賦注引字林刺寒貌是唐時說文字林均有刺字今說
文刺訛爲賴釋文云栗烈說文作𪔐𪔐考風部不引此詩
又按澤波栗刺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澤波字在第十二
部波刺字在第十五部如飢飢壹鬱之類發栗刺皆音
之譌小雅鷺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澤沸一作澤浮陸古
文諄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燁燁火兒上字十二部下字

十五部正與𣶒𣶒𣶒𣶒同𣶒从角𣶒聲當爲𣶒𣶒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𣶒𣶒爲正承珙案段說是矣然毛詩字多假借𣶒發𣶒韻栗烈雙聲說文𣶒風寒也毛詩卽借吹角之𣶒爲之猶𣶒𣶒亦通作筆𣶒也發釋文云如字詩中如匪風之發兮四月之飄風發發皆以發爲風是也栗烈釋文亦云竝如字下泉大東正義雖俱引七月作凜冽然四月箋又云烈烈猶栗烈也則毛本未必非如字呂記引董氏云栗烈集注作栗冽烈從火不得爲寒氣泥矣釋文又云栗烈說文作𣶒𣶒今說文𣶒讀若栗𣶒讀若烈而不引詩或陸所據本有之總之許書𣶒𣶒

等字或所見毛詩不同或兼采三家詩皆未可定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幽土晚寒案毛言晚寒者唯
此一條箋則於七月鳴鵲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
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云不用
仲冬亦幽地晚寒也正義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
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鵲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鵲
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
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
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
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

寒來晚也。疏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

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

故溫亦晚也。承琪案釋文於毛傳晚寒云：謂節晚。

今本作晚節誤。

倒

而氣寒也。此語最當。嚴緝本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

事遲。孫毓申毛以爲雖晚猶寒，實勝鄭箋寒氣晚至之說。

七月鳴鵽，或非舉其始鳴，載續武功亦可行於丑月，皆不

足爲寒晚溫晚之驗。至正義於傳箋外以月令校之，幽地

之寒晚於中國者，又有六事，然如倉庚之鳴、草木之落，非

一鳴而輒止一落而遽盡，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

盡同季秋入室，乃言出令之初，未必限於本月，嘗稻嘗麻

乃屬天子之制豈必同於農夫季冬取冰卽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且月令亦未明言藏於何月也以上多本稽古故當但如傳意雖晚猶寒則地氣物候皆屬可通正義又以穫稻晚於中國爲寒氣晚至然四章又言八月其穫自是穀種不同非由於寒來晚也

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饔饔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饌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毛本作勤

誤其事又愛其吏也正義曰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承琪案釋文云王肅申毛如字毛於小雅天保大雅泂酌

始訓饔爲酒會則此自當如王肅所申鄭箋破喜爲饔或
因古本爾雅饔有作喜者釋文引舍人本如是然此箋云爲田畋設
食而於甫田大田兩言田畋至喜又以爲曾孫設饋以勸
農人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會三詩文同而義異宜其竝
爲孫毓所短孔疏皆曲爲回護非也

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正義謂卽葛覃之黃鳥非是見辨

葛覃姚氏識名解曰舊謂關西呼倉庚爲黃鳥按豳土屬雍

州爲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
不言黃鳥而言倉庚則當爲兩物明矣承琪案倉庚與黃
鳥固爲二物而爾雅之倉庚鴛黃楚雀倉庚商庚則

同爲一物但毛傳作離黃月令注又作驪黃惟說文離黃倉庚也與毛字同說文雜下又云雜黃也从佳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亦用爾雅與離黃倉庚竝指一物段注以篆不類廁而疑之非也

春日遲遲采蘋祁祁傳遲遲舒緩也蘋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案小雅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嘒嘒采蘋祁祁毛傳更無所釋以與七月文同則義可知此言南仲旣平獫狁其戍役歸者喜見時物以及其事正義卽引七月之篇以采蘋爲蠶生所用而范氏補傳則謂蘋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夫召南之采蘋本爲豆實而集傳

引或說謂所以生蠶七月之采蘋祇爲洗蠶而范氏又疑爲祭祀之用其好爲立異有如此者

女心傷悲始及公子同歸傳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始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始及公子同歸爲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失之僭且於下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有礪承珙案傳但以傷悲爲感事苦其又云物化者亦祇謂見時物之變而動其勤苦之心耳

所云幽公子者卽指幽公之子雖男女通稱公子其見於

春秋傳者

桓三年左傳公子則下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

其女更公子而嫁公子昭三十一年公羊傳顏注九公子於宮中注云女公子也

尙不僅如正義

所云然傳意似非指文公子鄭箋所言恐非毛指至集傳

云是時公子娶於國中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

歸而遠其父母爲悲舊古編謂于歸止是女子不得言同

歸且古國君不臣妻父往往娶於鄰邦卽如周之大姜有

逢氏女大任摯國女大妣莘國女安得幽國大家連嫺公

室乎徐位山曰此治蠶之女果卽幽公之婦乎且采蘋祁

祁旣曰衆多而女心傷悲止同歸之一人乎方氏苞曰若

謂當嫁於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忖於始及同歸文義亦不協以上三說所辨皆是總之此章求桑采蘋專言春日蠶事之勤故傷悲者言勞者之作歌同歸者見貴人之習苦如此則於經文傳意皆合而亦別無窒礙矣王氏詩總聞曰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毛詩寫官記曰言歸妻者惟之子之歸之也未聞曰同歸者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而婚禮殺未聞公子而失時焉者蓋春日遲遲采蘋祁祁而公子之來游者又將歸矣夫以遲遲之日祁祁之采蘋而暮歸之又將及也是

可悲也甚矣夫春日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蠶月條桑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段氏詩小學曰條桑箋各本不同今本云枝落之采其葉馬應龍本無之字惟初學記引作支落其葉桑柳醜條鄭云枝落其葉者落如我落其實之落儻約云落桑皮椹毛於條桑無傳於遠揚曰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強者爲枝弱者爲條此云條桑者條其下垂不揚起之條采其葉也斧斨伐遠揚者伐其遠人之枝揚起之條也毛意條桑伐遠揚爲二事鄭箋則取彼斧斨二句爲條桑之實要之皆不改經條字爲挑也玉篇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此最爲俗本承珙案釋文云

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
備取蓋條有挑義字或作挑玉篇所據亦未必定俗本也
總之條桑若以爲落其枝則下不應復言伐若謂不落其
枝而采其葉則又與猗女桑同竊意蠶月條桑一語乃總
下文伐遠揚猗女桑二事皆爲條桑條者取也釋文條沈
暢遙反此蓋讀條爲鈔說文鈔義取也蓋條桑者取桑之
大名曰伐曰猗正條桑之事當以沈重所讀爲正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莢桑

正義本作柔桑非是當從定本作莢

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襄十四
年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爲證承琪案說文云猗偏引

也毛詩字雖作猗義當與猗同小弁伐木猗矣傳云伐木者猗其巔國語猗止晏萊章注從後曰猗皆偏引之義此傳云角而束之者廣雅釋言捫猗也角與捫同束疑本作刺說文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刺之也戾曲也蓋女桑枝弱不伐其條但牽引使曲而采之箋云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亦謂戾曲其枝然後可采左傳疏云猗之言戾其足也蓋捕獸者戾曲其足而後擒之是猗但訓刺戾不兼束縛詩疏以束之爲束縛乃望文生義采桑者何用束縛而後采乎蘇傳訓猗爲長則用節南山有實其猗傳云猗長也然此詩言采桑之事不當僅言桑條之狀嚴緝又云猗倚

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考文選七發注引詩倚彼女桑嚴說似有所本然伐木正義云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峰巔此言伐木者以物引而踣之雖以倚訓倚要不得爲倚樹之倚惟呂記引董氏曰齊詩倚彼女桑作倚蓋倚而束也可見毛義與三家同但其字借倚爲之齊詩則用其本字耳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毛訓本爾雅正義引樊光注卽春秋傳之伯趙司至者也夏小正作伯鵙趙注孟子作博勞皆以音近而變郭璞注爾雅云似鵙鵙而大釋文引字林云鵙鵙似伯勞而小初學記引通俗文云白頭鳥謂之鵙

鵲禽經注謂形似鵲鵲鵲喙黃伯勞喙黑方言謂爲鵲
旦遜齋閑覽謂爲梟國史補謂爲布穀丹鉛錄謂爲架犂
諸說不一至顏注漢書以爲子規不知子規一名秭鳩史
記之秭鳩乃子規歷書秭鳩先澤索隱云秭鳩鳥春氣發
動先出埜澤而鳴是也離騷之鵲鳩則伯勞文選思元賦
鵲鳩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鵲鳩一名鵲伯勞順陰
氣而生賊害之鳥也通雅又謂鵲卽苦鳥不知正義引陳
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其聲鵲鵲故以其音名云
鵲鵲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鵲始鳴夏小正五
月鵲鳴逸周書苾種又五日鵲始鳴及呂覽淮南等注皆

毛詩後箋卷十五

圭

云五月夏至後鵲應陰而鳴與左傳伯趙司至悉合此詩

云七月者或據周正言之然詩文皆用夏正不應於此獨

用周正王肅以古五字如七經文七月乃五月之誤然趙

注孟子引詩亦作七月未必經文果誤

王氏經義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

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荏葦四月秀萋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

擇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韻以別之如

七月流火與八月荏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

斯爲韻四月秀萋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

與十月隕擇爲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

甚遠故必轉韻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蜩則與

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

例爲不倫矣總之月令諸書言五月者紀其始鳴詩則但

肅說非是

言其鳴爲將寒之候以起下文載績故以七月八月連言

之不必定指始鳴況鳥物之候容有不同鄭箋說亦可通如藝文類聚引通卦驗云伯勞夏至鳴而今本通卦驗云小暑伯勞鳴則又爲六月蓋伯勞以夏至鳴冬至去五月以後皆其鳴時其去也蓋化爲鼠說文鼯地行鼠伯勞所化是也鵲字當作鵲作鵲者字之借作鵲者字之譌耳

四月秀萋傳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萋生夏小正云王萋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萋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萋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

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萋與否未能審之說文
萋艸也卽用毛傳故引詩曰四月秀萋又云劉向說此味
苦苦萋也此必劉向說詩之語故引以爲證爾雅萋繞蕪
蕪郭注今遠志也廣雅蕪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嚴緝
引曹氏詩說以萋爲遠志又云今遠志苦澀之甚醫家以
甘草熟嚙之乃可用承珙案爾雅既有萋繞之號劉向又
有苦萋之稱許慎已宗劉說張揖復同雅訓詩之秀萋可
爲定論鄭箋以王荇當之孔疏已不謂然今考穆天子傳
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芋荇蒹萋荇與萋竝列則王荇
非萋可知他如邱光庭則以秀萋爲苦菜秀毛氏詩札用

之陳翥則以爲卽夏小正之秀幽戴氏詩考正用之且引
戰國魏策幽莠之功也似禾爲證夫小正云四月秀幽謂
幽爲蓂之轉則可而謂蓂卽莠則程氏九穀考云莠秀於
六月而非四月且莠試之而味甘亦與苦蓂不合至馮氏
名物鈔據漢書唐山夫人歌豐草蓂注云蓂盛貌以爲詩
汎言草之盛秀夫詩紀物成專取秀之最早者爲言豈有
汎言草盛之理故歷觀諸說皆不如曹氏據說文爾雅定
爲遠志者爲近古也

五月鳴蜩傳蜩蟬也嚴緝云蕩詩如蜩如蟬不得爲一物
毛於彼傳云蜩蟬也蟬蟻也其說是矣此云蜩蟬也恐字

有誤承琪案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又蟪蛄鳴爾雅蜩蜩蜩
蟪蛄方言蜩楚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蜩蛄宋衛之閒謂
之蟪蛄是蜩可名蜩蛄亦可名蟪蛄傳以對文則別此以
散文通稱小雅鳴蜩蟪蛄傳又云蜩蛄也亦散文通稱之
例不必執彼以非此

十月隕穽傳隕墜穽落也黃氏日鈔曰說文乾葉爲穽此說文意非本文如是當從之注云穽落也與隕字何別承琪案鶴鳴

其下維穽傳亦云穽落也廣雅釋木穽落也正用毛傳鶴
鳴傳又云尙有樹檀而下其穽是明以穽爲乾葉蓋落者
爲穽卽訓穽爲落猶葛覃傳云漚漚也原本漚下有之字盧校據釋文正義

剛之是以煑之於濩卽訓濩爲煑古訓詁多有此類鄭風稊
是也
兮傳稊槁也彼槁謂槁葉猶此落謂落木毛語簡質無庸
更加木葉字鄭箋於稊槁也申之云槁木葉落也此訓詁
繁簡因時之變荀子王霸篇議兵篇皆云若振槁然振槁
卽漢書汲黯傳之振落然亦但言槁言落此可以悟毛傳
之訓稊爲落非零落之落矣

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箋云于貉
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稽古篇曰傳語簡貴
讀者多誤于貉二字當讀音逗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
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狐狸二字當讀皮也二字當句經

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也且狐狸言皮明
貉之爲皮可知矣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
之不同耳仲達誤讀謂取狐狸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詞多
牽合幸不失鄭意耳呂記解貉爲狐狸之居因強合北狄
貉字爲一義埤雅以于貉爲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
傳者也承琪案陳說是也篇中言于者如上文于耜下文
于茅皆實有其物則于貉爲往取貉無疑正義云于貉言
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語意
瞭然況傳引狐貉之厚以居則貉與狐狸爲三物明矣集
傳誤以爲一物猶之下章誤以斯螽莎雞蟋蟀爲一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斯螽卽螽斯解見周南爾雅翼云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小兒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崔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案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孫炎解翰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據正義引此爲樊光注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

亦曰犖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馮氏名物疏云斯蠹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熊正熊混莎雞蟋蟀爲一正叔又混入斯蠹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矣承珙案月令疏引蔡氏說亦以蟋蟀爲斯蠹其誤不始於程氏然斯蠹莎雞蟋蟀之當爲三物卽以經文核之已明一曰動股一曰振羽豈有一蟲而先以股鳴繼以翼鳴者卽謂隨時變化則斯蠹一月而變爲莎雞莎雞一月而變爲蟋蟀蟋蟀又何以歷八月九月十月

而不變邪又羅氏云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此申箋說是也而莎雞條下又云幽風七月在野三句皆謂莎雞寒則近人一卷之中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瑾塗也庶人革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承琪案穹窒謂窮極室中之穴隙而塞之以禦寒氣所謂風雨攸除也其穴有鼠者更熏而去之則所謂鳥鼠攸去也與塞向瑾戶自爲四事說文穹窮也窒窮也二字訓義皆同毛傳鄭東山箋亦

云穹窮窒塞而又云穹窒鼠穴也似卽謂窮塞鼠之窟穴則與此箋四事之言相謬戾矣

六月食鬱及萁傳鬱棣屬萁萁也案傳云鬱棣屬是以鬱爲唐棣之屬蓋惟唐棣得專名棣故秦風山有苞棣但言棣而傳卽訓爲唐棣七月正義引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會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此疏是也鬱本棣屬故陸疏唐棣有雀李車下李之名而廣雅卽以爵梅爵李爲鬱

齊民要術引廣雅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又名棣亦名奧李

古人多以鬱與棣

竝言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漢書作奠棣太平御覽
引曹毗魏都賦若榴郁棣此所謂棣皆唐棣奠郁皆鬱之
通轉唐棣單稱棣而鬱乃棣之類一種之中又微有別故
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一百一十四株奠李一
株此奠李卽鬱與奠奠之奠不同正義乃謂車下李卽鬱
奠李卽奠奠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二者相類而同時熟
故言鬱奠則誤矣

傳奠奠奠說文作嬰奠字不作嬰玉篇始有嬰字但云草
也廣韻則云嬰奠藤也廣雅燕奠嬰舌也王氏疏證云卽
嬰奠嬰燕聲之轉詩正義以奠爲樹名今案奠李樹不名

嬰莫嬰莫自是蒲萄之屬蔓生結子者耳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云櫻莫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梟似燕莫連蔓生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藟一名燕莫藤郭璞上林賦注云蒲萄似燕嬰可作酒是嬰莫有藤蒲萄之屬故謝靈運山居賦云野有蔓草獵涉嬰莫也段注說文云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莫在草部毛公但云鬱棣屬未當云莫鬱屬晉官閣銘所謂車下李莫李皆非毛許之嬰莫也承珙案王氏段氏說是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言嬰莫甚明稽古編謂陸疏釋鬱而不及莫誤矣孔疏以莫李字偶同遂以莫李卽莫說詩者言之多不能瞭馮氏名

物疏謂萸與鬱俱爲棣屬故同得車下李之名所言尤欠分曉總由不知萸李係木生萸萸係蔓生耳山海經中山經云泰室之山有草焉白華黑實狀如萸萸亦與詩義疏實大如龍眼黑色者合然則萸萸之爲草而非木信矣

說文萑草也詩曰倉鬱及萑段氏詩小學曰掌禹錫等本草蘇頌本草圖經皆引倉鬱及萑而韓詩訓以爲爾雅萑山韭承琪案韓詩萑山韭之說見爾雅邢疏此蓋邢曷見萑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說文於萑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鐵山韭也可見許所據爾雅本不作萑而所引詩又未當以爲山韭不得合

爾雅韓詩爲一也宋書謝靈運傳注引詩作會鬱及萸乃
萸字之壞耳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段氏曰此謂剝卽支之假借也故釋
文普木切支今字作朴承珙案夏小正八月剝棗傳云剝
也者取也此渾言之也毛云剝擊也此切言之也莊子人
間世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
泄此剝亦爲擊義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則收收法撼而落
之爲上

采茶薪樗箋云乾茶之柴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
之具案茶爲苦菜春夏已成此采茶雖承九月之下非謂

至是始采謂所采之茶所薪之樗於是時皆可爲助養農夫之用故箋云乾茶之茶也或疑苦茶非九月所采此茶卽王肅所云茶陸璣者如左傳藪之薪蒸與樗爲一類非也

十月納禾稼案此禾稼者統言之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蓋禾雖專名嘉穀引申之亦爲凡穀之通稱下文黍稷重穋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亦指凡穀言之非以後熟先熟專承黍稷如閼宮之植穉菽麥亦非以先種後種指菽麥也至禾麻菽麥正義云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

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此說是也下文我稼旣同又但言稼不言禾者箋云旣同言已聚也蓋納之囷倉爲已聚說文稼下云一曰稼家事也此其義矣上入執官功傳入爲上出爲下案傳云云者卽漢志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于邑也而官功無傳箋以執官功爲民自治官中之事則與上塞向墜戶意複故不如范氏董氏以爲官室官府之役者是也下文于茅索綯乃又計及于野廬之事所謂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經義

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絢卽繩也索絢猶言糾繩于茅索
絢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絢是也
箋云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絢爲絞而
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承琪
案正義引李巡注爾雅釋言絢繩之絞也蓋謂繩之絞者
爲絢郭璞注方言亦云絢亦繩名儀禮毳服傳絞帶者繩
帶也是絞卽繩傳云絢絞也猶絢繩也索本亦繩名而此
詩則是索之爲絢猶繩本物名而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
繩之是也但鄭云夜作絞索乃以絞釋索以索釋絢義與
趙岐正同非是以索爲繩索也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承琪案乘之爲升常訓也箋訓治者所以申成毛義荀子大畧篇引詩亟其乘屋楊倞注云升屋治其敝漏卽兼二義言之疏云鄭以乘爲治與毛異非也乘之訓治古書不多見惟漢書魏相傳云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顏注訓乘爲治

其始播百穀箋云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承琪案毛無傳者自不過謂經冬入春農事方興故當急治其屋耳荀子大畧篇子貢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此亦第以播百穀爲耕事耳毛詩出於荀卿當與之同正義曰毛以爲

幽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修廬舍此亦以鄭義述毛未必得毛意也趙注孟子引詩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云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其說亦與鄭異

二之日鑿冰沖沖傳沖沖鑿冰之意正義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說文沖涌繇也从水中聲讀若動承琪案繇與搖同涌搖者狀水之動此鑿冰沖沖亦是狀冰凌被鑿動搖之意正義以爲非貌非聲是也小雅蓼蕭倬革沖沖傳云沖沖垂飾貌亦是謂垂飾動搖七月釋文沖沖聲也

初學記亦云聲也

專以聲言於義爲偏枯矣

毛詩後箋

卷十五

三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正義曰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曰細釋正義知傳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卽本毛傳蓋七月詩歷言幽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爲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

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卽黨正屬民而
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
失之饗禮饗末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
毛義而其申鄭又據月令大飲烝注引詩十月滌場以下
云是豳頌大飲之詩知此斯饗爲國君饗羣臣之事則與
上文滌場不相屬矣或謂萬壽無疆當爲人臣祝君之詞
不知舉觴稱壽乃古人飲酒之常禮士冠禮祝詞有曰眉
壽萬年亦不盡爲祝君之語況月令注又引作受福無疆
此或據三家詩本并不作萬壽亦可見斯饗不必爲國君
之饗臣矣

劉瑾曰古器物銘所謂用斬萬年用斬
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

鴟鴞

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悉與金縢合則全詩大旨必當以金縢爲據金縢我之弗辟鄭注本馬融以辟爲避史記亦以辟爲避然是謂武王崩成王幼故弗避攝政之嫌與鄭異義東晉孔傳以辟爲法釋文

引傳作治說文作法今本說文辟部云辨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辨王氏尙書後案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段氏尙書撰異謂釋文以治繫孔以法繫許不誤今本說文作治非是承琪案尙書弗辟之辟義當作治卽說文辨訓法亦謂以法治之耳蓋周公初聞流言自不容遽興問

罪之師而宗親大臣受遺輔政又不可引嫌退避不顧社稷之安危故辟者謂當體察虛實推究主名所以出而鎮撫東方就近控制越絕書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而讒之成王周公辭位出巡狩于邊此語與當日情事最合蓋辟非誅殺之名亦非退避之義尙書史臣之文據事直書曰居東必非東征曰罪人必指叛者曰得必尙未伏誅斷無出師東征而書之曰居東周公之屬本無罪因成王意而書之曰罪人管叔武庚既誅之後不曰誅曰殺而書之曰得者此尙書文義之灼然者也鄭氏注禮箋詩每多異同獨鷓鴣箋與其所注金縢最相脗合核之毛傳

毛詩後箋

卷十五

毛

惟以此詩爲作於管蔡武庚未誅之前義與毛同其以稚子爲成王雖亦同毛而以閔斯爲成王宜哀閔其屬黨之先臣則殊非毛義其餘非惟與毛殊旨亦并與序不符序言救亂自是謂羣叔流言王室將亂恐成王不知故作此詩以救之若如箋說則全詩皆爲周公自救其屬黨耳何以謂之救亂鄭於他詩往往依序立義獨此篇皆自用其說王肅駁難已見正義歐陽本義更立辨其非然以毛鄭竝譏尙欠分曉毛於首章傳曰甯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曰甯亾曰不可皆預計之詞非事後之語傳意以鴟鴞喻武庚子指管蔡室謂王朝蓋周公居東二年深知流言

之來實由管蔡武庚煽誘爲亂所謂罪人斯得也既取我
子者管蔡爲武庚所陷也無毀我室者社稷爲重將以大
義滅親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所以殷殷愛惜於王
室者爲主少國疑遭三監之變足以病我孺子王故也毛
意悉與鄭殊而實合經旨經文曰迨天之未陰雨曰或敢
侮予皆所以防於未然而憂其或然詞意明白若在既誅
之後必不作此語矣王肅注詩亦誤以爲既誅武庚而作
正義又引肅注或敢侮予云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
周室傳意或然其實傳意未必如是也集傳亦以此詩在
武庚誅後而又以鴟鴞比武庚夫其人旣死而猶呼而告

三言後集卷一五
之有是理乎

鴟鴞鴟鴞傳鴟鴞鶡鴒也正義引陸疏云鴟鴞似黃雀而
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
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鶡鴒或曰巧婦或曰女匠
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巖關而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
或曰巧女稽古編曰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
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蒲與荀子所言蒙鴻事相合
趙岐注孟子亦以鴟鴞爲小鳥與陸疏說皆同惟王叔師
楚辭注云鴟鴞鶡鴒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郭注爾雅
以爲鴟類始祖王說而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承珙案爾

雅以鷦鷯爲鷽鷽而方言之桑飛廣雅之鷽鷽雖有鷽鷽之名然竝無鷽鷽之目毛傳用爾雅說文同毛又竝未明言鷽鷽是小鳥然則鷽鷽名鷽鷽與巧婦名鷽鷽者實爲二物陸疏乃因韓詩之說誤合爲一耳郭注方言鷽鷽云爾雅鷽鷽非此小雀區別甚明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標目臬鷽注云古堯反土臬也下爲驕反字林鷽鷽也形似鷽而青白出于山卽惡聲鳥也楚人謂之鷽鳥亦鷽類也山東名鷽鷽俗名巧婦此注形似鷽鷽當作臬上文旣以土臬釋臬其下所引字林鷽鷽之訓自是釋鷽故當云形似臬不得云似鷽

任氏字林考逸引此條於臬字下又隨誤本作形似鷽皆非

字林

三言名
所言鵽鳩之狀甚晰其以鵽鳩單名鵽與說文鵽下訓鵽
鵽鵽者合又以爲鵽類與郭注爾雅合又云俗名巧婦
可見此鳥因鵽鵽名同遂致溷于桑飛大小善惡之不辨
耳楚辭九歎云葛藟藟於桂樹兮鵽鵽集於木蘭其上文
云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鴛鴦與桑駟兮雜
班駁與闐茸其下文云偃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
此皆有美有惡之辭故王叔師謂鵽鵽貪鳥而集於木蘭
以言小人進在顯位貪佞升爲公卿也史記賈誼列傳鸞
鳳伏竄兮鵽鵽翱翔漢書作鵽鵽翱翔蔡邕弔屈原文云
鵽鵽軒翥鸞鳳挫翮然則爾雅之鵽鵽鵽鵽漢儒亦多以

爲臯鷦之屬郭注可謂有據箋於末章云巢之翹翹而危
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是卽用韓詩之義後儒輒謂毛鄭皆
以鷽鷽爲小鳥而不知毛義實與鄭不同三章傳云手病
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經中竝無大鳥字則所謂大鳥
卽指鷽鷽難卽指取子毀室可見鷽鷽鷽鷽確是呼而告
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
文例正同箋云重言鷽鷽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廋之
也直以旣取我子以下爲鷽鷽之言非毛意也埤雅謂詩
章首三句似戒鷽鷽之詞卽非鷽鷽自道昔賢云鷽鷽恆
功愛子及室誤矣

呂記嚴緝皆從
陸佃力主郭說

何氏古義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
王早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於末章予
室翹翹句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
鴟鴞而此以侮予屬下民者蓋室一毀則探穀取卵之事
必有起而乘之者所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
姜氏廣義曰詩通篇予我俱指鳥俱周公自比非前則喻
先王而後忽自況也方氏苞曰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自
言所以獨操國事畧不自嫌欲及陰雨之未至而綢繆牖
戶耳不謂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室家之漂搖而王
心不悟屏身在外無所施其力則唯音嘒嘒自鳴其哀厲

而已承琪案詩次章有孟子所引孔子之言爲證綢繆牖戶自爲及閑暇而治其國家之喻周公旣以自喻卽以諷王箋說以爲喻其屬黨之先臣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而於末章又云今子孫不肖使家道危夫尙書注旣言閔其屬黨無罪將从而此云不肖則又不得謂無罪眞自相矛盾矣

予手拮据傳拮据斂搨也案拮据斂搨皆雙聲字斂當本作斂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出公斂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斂形是也搨音與臼同說文曰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斂搨者謂屈兩肘如斂形以捧物也說文搨

戟持也据戟揭也而拈下則云手口共有所作也許於釋

据用毛義釋拈又用韓義

詩釋文引韓詩曰足爲事曰拈据

然經文本以

拈据屬手二字又皆从手則當如毛義但以撥揭訓拈据

也

予所蓄祖傳祖爲何氏古義曰祖通作菴說文菴茅菴也

禮封諸侯以土菴以白茅周禮音義菴亦作祖上女綢繆

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爲之藉蓋作

窠之始事也承琪案傳以爲訓祖者爲疑薦字之誤篆文

爲作薦薦作薦字形相近說文引禮菴以白茅白虎通義

獨斷皆作苴以白茅鄭注士虞禮云苴猶藉也毛訓祖爲

薦者猶說文之且薦也韓詩訓祖爲積積聚所以爲薦藉義亦相近釋文祖又作祖者乃古字通借正義謂祖訓始物之初始必有爲之者故云祖爲解釋迂迴蓋薦之誤爲其來久矣

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云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承琪案上文四予字皆爲

周公自我以鳥之作巢勤苦爲喻而繼以曰予未有室家則曰字正自明其作苦之由不應忽接以侮之者之語小雅兩無正曰予未有室家傳云賢者不肖遷於王都也彼文是自言其無室家故不肖遷則此亦當是自言所以手口俱病者爲我前此未有室家之故如此承上四句文義直截正義本王肅以述毛恐未必得毛意也

予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譙同在消反殺色界反又所例反承琪案譙譙卽譙殺之義故傳訓爲殺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譙以殺鄭注譙譙也釋文譙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取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又

志微噍殺之音作正義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此噍殺
字說苑修文篇作懽懽漢書禮樂志作癉瘁顏注癉瘁謂
減縮也左傳成九年無棄蕉萃後漢書應劭傳注云蕉萃
懽懽古通字國語吳語而日以懽懽韋注懽瘁痠病也一
切經音義引三蒼懽懽作顛顛說文顛顛顛也又離下焦
枯小也此皆譙譙訓殺之聲義也釋文字或作懽者淮南
汎論訓懽而不謳高注懽懽也毛傳殺也之殺又與鍛同
淮南俶眞訓覽冥訓俱云飛鳥鍛翼李善注文選蜀都賦
引許慎曰鍛殘也高注俶眞訓以鍛翼爲折翼亦其義也
予尾脩脩傳脩脩敝也段氏詩小學曰唐定本宋監本越

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
毛詩本用合韻淺人改爲消又或改爲脩今本釋文亦是
淺人所改集韻所據釋文未誤阮氏校勘記云考此經相
傳有作脩作脩二本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
爲據興國本及建甯諸本皆作脩脩以釋文爲據也又引
疏云定本作脩脩又正義云予尾消消而敝乃正義所易
之字如易令令爲鈴鈴易遂遂爲璫璫非其本經傳作消
消也以定本作脩脩推之正義本當作脩脩矣承琪案沿
革例引正義云定本作脩脩呂氏讀詩記引正義云定本
作脩脩修與脩同字若釋文正義之本則似皆作脩脩說

文無脩字當以脩爲正王風嘆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此脩脩訓敝者敝亦謂乾敝也

東山

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案鴟鴞序云救亂也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周公於親迎還周以後必有所以綢繆牖戶者故書傳云救亂與鴟鴞序合其攝政之年卽奉命東征函譜正義云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是書傳所言三年踐奄者亦是合居攝之初年數之首尾共三年與此序亦合蓋居東與

東征本非一地二年與三年亦非一時鄭注金縢惟以弗辟爲弗避及罪人爲周公屬黨二者於義不合其謂武王崩後免喪周公始遭流言出居於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還攝政乃作大誥東征殺武庚管叔三年而歸所敘歷歷不誤王肅注金縢以居東卽東征以書之二年合於詩之三年謂武王崩後明年改元周公卽攝政遭流言遂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東晉尙書孔傳卽同肅說書正義曲爲迴護謂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書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曰二年皆與鄭說異案之金縢若居東已誅三

監則鷗鵠可以不作成王雖至愚何至叛人已誅尙未能
悟而猶曰王亦未敢誚公必待風雷之變金縢之啟始釋
然乎書又曰惟朕小子其親迎及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云
云夫風雷一時之事若東征班師而歸則商奄去鎬京不
啻千里安能立刻迎還令王出郊相見乎情事種種不合
其不足信明矣

我徂來山傳箋皆不言其地嚴緝云屯軍必依山爲固故
以東山言之王氏詩考曰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
爲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季
氏詩說解頤云東山卽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書所謂

王來自奄卽東征而歸之事也承琪案詩考所言究是山東非東山惟季氏說近之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尙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左傳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定四年因商奄之民說文郁周公所誅郁國在魯鄭注多方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國據此可知孟子登東山而小魯卽詩之東山宏明集引宗炳明佛論云孟子登蒙山而小魯閻氏四書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

然則東征踐奄已入魯境東山當是師行所至之地故曰
我徂東山

惓惓不歸傳惓惓言久也案惓疑滔之假借說文滔水漫
漫大貌江漢武夫滔滔傳滔滔廣大貌大與久義相成故
楚辭謬諫云年滔滔而日遠兮正言久也此惓惓不歸太
平御覽三十二引作滔滔不歸

我東曰歸我心而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
變如其倫之嚆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
悲正義曰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孫
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

已久無緣面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承玳案鴟鴞東山二詩皆未嘗明言其事蓋周公於骨肉之變有不忍言者故鴟鴞但託鳥言以述其艱難危急之情而不及流言之故惟於旣取我子一句微露其詞東山但爲軍士歷敘其勞苦思念之事而不及定亂之由惟於我心面悲一句畧致其意傳引文王世子解經面悲呂記謂其能知周公之心箋以爲軍士在東念面而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孫毓申之謂踰年不必面悲拘滯尤甚李氏集解謂首四句言征夫在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面悲閉于其中不知章首二我字乃周公自我見得振旅言旋

身行閒零雨沾溼故深知士卒甘苦下文二我字仍自
述其心曲語氣一貫以後制彼敦彼乃指軍士而言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
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
兵者不陳釋文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無行戶剛
反正義曰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
之事定本是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正義知孔本經作勿
士銜枚箋作無銜枚之事定本經作勿士行枚箋作初無
行陳銜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閒嘗反覆參訂知孔本
爲是釋文定本皆非銜行字異鄭箋卽欲改行爲銜應有

毛詩後箋

卷十五

三七

行當爲銜四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作銜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勿士銜枚與孔合自王肅改銜爲行定本誤從之遂以箋行陳爲釋經之行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旣同定本音箋行爲戶剛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爲鄭音銜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校勘記前一說云考釋文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卽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雷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菁菁者莪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

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戶剛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
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所云定本勿士行枚無
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間更有銜字故也
若但爲銜行二字互異祇得云不作銜字不得云無銜字
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銜枚卽經中行枚
其間更無銜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予字
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銜及
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理又釋文云王戶剛
反乃難箋銜字於箋行陳則迴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
銜以破引之也後一說云案舊校殊誤鄭箋行陳銜枚之

事以釋經之行枚猶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樂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爲銜乎行古音如杭銜从行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此釋文云鄭音銜者自是陸氏之誤承珙案校勘後說是也箋以行陳釋經之行故下又引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以自足其初無行陳之語若非釋經行字則箋中行陳乃是閒文何用復引他經作證乎臧氏雜記謂經作銜枚箋無行陳字其說自誤釋文毛音銜者行衡聲同衡卽橫也此或六朝以前說詩者相傳之古音古義不然行字毛無傳何由知其音衡其云鄭音銜者則誤認箋以銜釋行卽王肅音戶剛反

亦是誤認箋讀行如銜故別爲之音以異於鄭校勘前說
謂鄭以行爲銜借釋文得之者非也盧氏考證又云鄭就
行讀爲銜亦非也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正義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此
解殊不成文義段懋堂云周南傳枝曰條榦曰枚是本義
此枚微也與閼宮傳枚枚礪密也皆是假借謂枚爲微之
假借也謂之微者兵事神密也一章言其完故曰勿士行
微承琪案以行枚爲行微語殊費解竊謂傳云枚微者蓋
訓枚爲微也鄭注周官大司馬云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
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又注銜枚氏云銜枚止言語蹢躅

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繒結於項賈疏云繒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顏注漢書高帝紀引作繒絜於項云繒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考說文無繒字攴部𢇛戾也玉篇𢇛乖戾也合言之則爲𢇛𢇛廣雅釋訓𢇛𢇛乖刺也又作緯繒離騷忽緯繒其難遷王注緯繒乖戾也又作𢇛𢇛馬融廣成頌𢇛𢇛霍奕別驚分奔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意傳讀行爲衡訓枚爲𢇛行枚者謂衡𢇛𢇛取𢇛𢇛亦取止義爾雅釋詁𢇛止也枚所以止言語臨謹者故亦可訓𢇛今本傳作𢇛者𢇛𢇛字通廣韻二十一麥云𢇛𢇛乖違也而十五

卦又云繒微乖違集韻繒有古賣胡卦胡麥三切竝云微也類篇則皆云微也是已葢制彼裳衣謂其時釋介冑不用更制在途及歸家之服而亦無事於行枚矣箋以裳衣爲兵服非是

蝓蝓者蠋傳蝓蝓蠋貌蠋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蚘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爾雅翼云說文蜀葵中蟲也古人有言葵蟲不知徙乎葵菜葵菜之甘者也今蜀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於藿而不會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乃桑野之地也承琪案諸家皆執今本說文蜀葵中蟲之

說疑蜀非桑蟲然爾雅釋文引說文本作桑中蟲也與毛
傳合今本說文葵乃桑字之誤

玉篇蜀桑蟲也似所見說文不誤廣韻引說文已同

今毛公必非因桑野之文望而生義莊子庚桑楚篇奔蜂
不能化蠶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蠶蠋豆葉中小青蟲也考
韓非內儲說云蠶似蠋淮南說林訓亦云蠶之與蠋狀相
類若小青蟲則與蠶不類今桑樹中有蟲色白大如指者
乃真似蠶其在葵與蠶中者色皆青且小謂其亦有蠋名
則可必謂蠋不得爲桑蟲則非也

叮嚙鹿場傳叮嚙鹿迹也諸家多以叮嚙爲泛言舍旁畦
隴惟說文叮下云田踐處曰叮嚙下云禽獸所踐處也詩

曰町疇鹿場段注町字云踐處之踐疑淺人所增廣韻青韻町但曰田處諸書町字多謂平坦於踐義不相涉又注疇字云獸足蹂地曰𡵚其所蹂之處曰疇本不專謂鹿詩則言鹿而已毛傳町疇鹿迹也謂鹿迹所在也楚辭九思鹿蹊兮𡵚𡵚與疇蓋一字

足部又有𡵚字云踐處也集韻作𡵚

疇亦作暖

郡國志廣陵郡東陽劉昭注云縣多廩引博物志十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廩暖今後漢書譌爲暖埤雅引此又譌暖然因埤雅可以校正也承珙案町雖義爲平坦然亦可爲踐處踐字未必後增若祇云田處似不成文義埤雅又引小爾雅云鹿之所息謂之場蓋其所踐者乃

其所息之處故曰町疃鹿場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釋蟲云螢火卽
炤舍人云螢火卽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
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皿爲燐
許慎云謂兵舛之皿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
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
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
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竝爲螢火
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懋堂曰毛云螢火
與列子天瑞淮南汜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

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卽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承琪案段說非是廣雅景天螢火燐也字作燐與釋文燐又作燐者合爾雅螢火卽炤字又從火者燐與熒皆火光傳於炤燐燐也下必增燐熒火也正以燐爲鬼火恐人誤會故以熒火明之猶小弁之鶩卑居卑居雅鳥也一例以熒火之蟲雅鳥之鳥人所易知耳不然經文但言炤燐與鶩則以燐卑居釋之足矣毛傳本簡冒如此辭費乎王氏廣雅疏證云鬼火有光謂之燐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燐說文熒燈燭之光燈燭有光謂之熒

螢火有光亦謂之熒若謂螢火與鬼火不得同名爲熒則
螢火與鐙燭之光亦不得同名熒乎若陳王作論乃駁熠
耀之爲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熒辨韓詩章句之疏而非
救毛公詁訓之失此說是也螢火爲熒毛公必有所據若
詩熠耀之爲螢火自陳思王論外如文選張華勵志詩涼
風振落熠耀宵流今本作熠耀誤潘岳秋興賦熠耀粲於階闕兮
蟋蟀鳴乎軒屏此皆義本毛詩李善引崔豹古今注曰熠
耀熒也一曰耀夜腐草爲之食蚊蚋蓋魏晉人皆知熠耀
爲螢火又皆知毛傳之熒與熒卽螢火竝不以爲鬼火也
集傳以耀爲明不定貌蓋欲與四章熠耀其羽字義畫一

楊氏慎曰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非爲鶯卽桑扈也承珙又案集傳以宵行爲蟲名其所言形狀本於董道陸佃然董陸祇云熠燿別一種蟲非螢火初未嘗以其名爲宵行也

廣韻十八藥熠燿螢火又二十六
緝熠燿螢火熠燿燿燿字並同

鶴鳴于垤釋文鶴本又作萑說文萑部萑小爵也从萑叩聲詩曰萑鳴于垤段注萑今字作鶴小爵二字誤當作萑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鶴鶴雀也亦可證莊子作觀雀承珙案玉篇萑水鳥說文小爵小疑水之誤正與毛傳鶴好水之說合也

三言名集卷一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
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
繫綴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也栗析也言
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
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漻力菊反衆薪也段氏云廣韻
漻同蓼蕭蓼莪之蓼毛意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
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
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毛意而非詩意矣承
琪案傳於烝在桑野云烝寘也此又云烝衆也語同而訓
異者蓋彼當獨宿車下之時蠲爲在野之所見故當念其

久此承我征車至之後瓜爲在家之所見故不言久而言
眾婦人見眾瓜之繫綴於栗薪猶征人之繫屬於軍旅瓜
瓣之苦既似征人之心苦繫綴之形又似從軍之事苦傳
意如此已足正義以事苦爲析薪乃誤以鄭釋毛耳韓詩
謂漻薪爲眾薪單行釋文本
眾又作聚薪眾則在薪者必非一瓜是
韓詩亦當以烝爲眾也

陳氏稽古編曰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
古注如此既合序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
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槩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
征車至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栗薪喻君子畱滯

於外也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灑埽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旣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承琪案陳說是也序以三章爲室家之望女故婦歎于室以下六句皆敘婦人歎辭兩我字皆代婦人自我若以我爲征人之言則與二章言其思者複矣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

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承琪案此說是也東山一篇所紀時物如伊威蠨蛸熠燿及果臝苦瓜之類多是夏秋皆非春日則此倉庚亦斷非紀仲春之時毛於其新孔嘉二句傳云言久長之道也蓋謂歸士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更思所以久長之道耳箋以倉庚爲紀時而礙於全詩皆非春令故又推本於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迂矣

親結其綯傳綯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正義曰釋器曰婦人之褱謂之綯綯綬也孫炎曰褱帨巾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也褱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褱綬繫也此女子旣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綯

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禕爲帨巾失

之也以上皆郭氏說今爾雅郭注至緌繫也止無此女子以下四十五字疑有脫佚母戒女施衿

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

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

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

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纓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纓

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郭以纓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按昏禮言

結帨此言結纓則纓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

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承琪案此疏說是陳氏禮

書云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結而垂曰緝爾雅所謂緝綏是也士昏禮母戒女施衿結帨爾雅衿謂之衿郭璞解衿爲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纓之帶緝者衿之綏先施衿而後結其緝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以結緝爲結帨誤矣虞東學詩主此說今考列女傳云母譙房之中結其衿緝後漢書馬融傳云施衿結緝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虔恭中饋注離與緝古字通此皆用士昏禮文皆以緝字代帨字然則緝之爲帨明矣禮書之說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顧夢麟謂首章歸字隔二句與下歸悲衣

枚叶如生民三章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李氏因篤曰二章之實室三章之垓室室至四章之飛歸皆與歸字相應是未嘗無韻也承珙案此詩本屬變調一章之蠋宿二章之實室四章之飛歸皆隔韻則章首歸字卽如李說各與下文隔韻相協亦未始不可也

破斧

序云破斧美周公也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公羊僖四年傳古

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楊雄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數矣夫法言蓋用公羊之義何休注言黜陟之時與白虎通義合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爲不來也南征北國怨曰何爲後我也此出荀子王制篇與公羊同皆先儒舊義然東征西征如孟子言湯事亦第大概言之非專以釋詩乃引詩爲證耳毛詩出於荀卿傳爲釋詩而作故必

切合詩辭其於章首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
見周公東征乃因四國破毀禮義而正其罪大旨亦與言
黜陟相近孫毓從毛駿鄭孔疏又從鄭駿孫然四國叛逆
以破缺斧斨比其破毀禮義傳意固自正大鄭箋以破斧
喻破毀周公缺斨喻損傷成王則何以二章言缺斨三章
言缺鉢喻周公者不變而喻成王者屢變歟箋不如傳明
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登曰斧

段云七月正義引此
傳有方登曰斨四字稽

古編曰二者皆斧耳豳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集傳謂爲
征伐所用殆不然承琪案嚴緝已有此說謂詩人言兵器

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鉢者然則破斧缺斨
非爲戰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於如此則是與之血戰而
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吡嘉道休之意
皆不相類總之斧斨錡鉢毛鄭祇以爲興本不必定屬軍
中所用若謂經言東征不應別有取與則嚴氏云行師有
除道樵蘇之事斧斨所用爲多義亦近之

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
殷命成王旣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知四國是管
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
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李氏毛詩集解曰書

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孔傳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爲諸夏之國蓋淮本卽奄也王氏尙書後案曰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者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注成王政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據此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奄與淮夷皆附屬故說文邑部云邶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未可信書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踐奄奄似遠于淮夷亦未可信也何氏古義曰集傳以四國爲四方之國然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旣于四國

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朱氏通義曰
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爲四國之
一明矣毛解與尙書合當從之承琪案逸周書作雒解周
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其下云凡所
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
當時東方之國畔者尚多周公所征不止管蔡商奄言四
國者舉其重者耳

傳皇匡也正義曰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鄭箋又
轉爲正段氏云此謂皇爲匡之假借承琪案爾雅皇匡竝
有正義故皇又可訓匡古人於字義同者得轉相爲訓此

類甚多不必以皇爲匡借呂記引董氏曰皇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考周禮大司馬疏引詩四國是遑與今詩異與董氏所見疏本亦異卽古本齊詩作匡者亦是與毛義同字異非齊用正字毛用借字也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說文錡鉏鉏也从金奇聲又鉏鉏鉏也从金御聲鋸鉏或从吾段注云齒部齟齬齒不相值也鉏鉏蓋亦器之能相抵拒錯摩者故廣韻以不相當釋鉏鋸幽風又缺我錡蓋卽所謂鉏鉏者與承珙案段說是也考工記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注云射其外鉏牙疏云言其外八角鋒是則器之有鋒稜錯互謂之鉏牙鉏

牙猶鉏鉏也

徐鍇注說文云鉏鉏猶犬牙也

爾雅釋樂注敵如伏虎背上

有二十七齟齬亦取如齒不相值之意傳以銑爲鑿屬者
高誘注淮南本經訓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狀如鑿郭璞
注海外南經亦同此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棱齟齬銑
爲鉏鉏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四國是吡傳吡化也段氏曰此謂假借蓋以吡爲化之假
借耳承璣案王風兔爰小雅無羊傳竝云吡動也說文吡
字卽用此義吡訓化者乃動引申之義似非借吡爲化至
釋文云吡又作訛郭注釋言訛化也引詩四國是訛此則
以訛爲吡之假借耳

又缺我鉢傳木屬曰鉢說文鉢一曰鉢首段注云詩釋文引韓詩曰鉢鑿屬許蓋用韓說也鑿所以穿木也鑿首謂鑿柄鑿柄必以木爲之今木工尙然矣故字从木金部無鉢許所據詩然也承珙案器之以木爲者多矣要不得云木屬韓以鉢爲鑿屬毛以鉢爲木屬此師承各異然木屬二字殊不成語竊疑木爲鉢字之誤說文鉢兩刃鉢也从木卂象形宋魏曰鉢也鉢或从亏方言雷宋魏之閒謂之鉢鉢鉢蓋古今字今人猶謂之鉢鉢釋名雷插也掘地起土也鉢蓋亦起土之物故大雅鉢之陌陌箋云鉢揅也說文揅引取土也鉢與鉢皆從求得聲所以取土者謂之

鉢因而取土亦謂之挾管子輕重乙云一車必有一斤一
錫一缸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周禮鄉師注引
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
賈疏云耜或解爲耜或解爲鋤耜亦不殊然則司馬法
之二耜或卽管子之一鉢皆耜耜之類故傳以鉢爲耜屬
耒

四國是道傳道固也箋云道致也正義曰道訓爲聚亦堅
固之義故爲固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故
易之釋詁云道斂聚也彼道作聲音義同是道得爲斂言
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承琪案商頌百祿是道傳

訓道聚也彼道說文引作摯此四國是道董氏引崔集注
本亦作摯說文道迫也摯東也迫與東義畧同堅固斂聚
皆迫東引申之義箋申傳非易傳也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曲譜正義云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
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戩與鴟
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
戩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此曹
士見唐書元行沖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
傳非六朝張融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承琪案張說是也尙書大誥次金

滕後其次不誤以後亦有倒亂鄭注書序作成王政云此
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
是鄭意亦以爲簡編失次矣正義又引王肅說以爲周公
東征既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又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
而作破斧伐柯九戩其說非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傳柯斧柄也禮
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案此及破斧傳皆以禮義爲國家之用則毛意二詩祇以
美周公之禮教與序首句合序言刺朝廷之不知乃作詩
者言外之意耳箋泥於言刺遂以伐柯用斧爲以類求類

喻迎公當使賢者先往取妻用媒喻當使曉王與公意者

又先往孫毓駁之當矣

孫評見正義

蘇氏詩傳曰伐柯而不用

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此解頗合經傳之意易文言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古人多以夫婦爲君臣之喻若如集傳謂是東人欲見周公則豈得以取妻爲比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案此傳與中庸引詩義合又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是則毛韓之說畧同蓋古義之僅存者此詩乃美周公能用禮義以人治人猶破斧云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遵豆有踐正以禮治國之事箋以我覲之子文與九戩同遂以遵豆爲王迎周公有饗燕之禮殊與伐柯取則詞意不相聯貫集傳更因取妻之文而以遵豆爲同牢之禮陋矣況昏禮所載夫席婦席饋舅姑皆有豆無遵安得云遵豆有踐邪

九戩

序云九戩美周公也何氏古義曰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

袞衣蓮豆是也伐柯言以饗禮迎公九戩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闕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承琪案伐柯但美周公經中未見迎公之意此詩首尾皆言袞衣是欲王以上公之禮迎公也

九戩之魚鱣魴傳興也九戩綬罟小魚之網也鱣魴大魚也正義曰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畱聖人傳意或然箋云設九戩之罟乃後得鱣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承琪案此疏非是玩箋意是謂鱣魴大魚當以大網故言物各有器非小網大魚之

謂意實與毛異也

歐陽本義云九罟之義以文理考之毛說爲是爾雅云纓罟謂之九罟者謬也當云纓罟謂之罟前儒解爲囊謂纓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罟之多少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九罟自爲小網則毛說得矣承珙案爾雅但云九罟其百囊之名郭璞自取時驗然纓罟卽數罟魚麗傳集注作纓罟定本卽作數罟爾雅纓罟專指九罟之罟不得以爲大網歐陽從毛固是以爾雅爲謬則非也說文無罟字古字當只作域文選西京賦布九罟注云罟與緘同蓋域緘皆有界畫之義網之界畫祇九

其爲促目小網可知孔疏云以其纓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此第泥於百囊之說耳其實既是小魚之網卽網目網身皆當小也疏又言鱗魴非大魚不知此自對小網言之則爲大矣張衡賦布九罟操鯢魴九罟但取鯢魴則以鱗魴處之當爲大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章句曰九罟取蝦蚶也然則韓詩亦以九罟爲魚具之小者其取與當與毛同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鳬鷖之屬飛而循渚段氏云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卽黃鵠也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

見楚辭惜誓

最爲大鳥鄭箋祇云鴻大鳥不言何鳥學者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陸乃其常耳何以傳云鴻不宜循渚陸非鴻所宜止則鴻非大雁也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常集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洲之渚高平之陸也經傳鴻字有謂大雁者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易鴻漸于磐是也有謂黃鵠者此詩是也單呼鵠索呼黃鵠鴻鵠黃言其色鴻之言唯言其大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雁此因下言雁決上言大雁字當作唯假鴻爲之而今人遂失鴻本義承琪案段說是也陸疏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此亦以鴻鵠連言與說文合其云色白又

與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司馬相如賦弋白鵠皆合
說文言黃鵠者疑歲久而黃耳史記索隱引尸子云鴻鵠
之殼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則爲大鳥可知陸但云肉
美如雁是亦不以鴻鵠與鴻雁爲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
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畱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
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畱
也正義述傳云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
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
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又述箋云卒章言無以公西

歸是東人畱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
既而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承琪案箋蓋因詩有
二女字而爲此解耳其實傳云周公未得禮也與末章傳
云無與公歸之道也皆直指未迎周公時事並非既歸攝
政後設爲追刺之辭故云鴻不宜遽渚稱公不宜居東也
不宜居則公應歸矣而未有所也故猶於東信處耳公歸
二字畧逗無所猶孟子云無處於女猶言於東不必定與
東人相爾汝也

公歸不復於汝信宿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
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

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承琪案毛傳竝未嘗以居東卽爲東征此孔疏之誤其引王肅訓復爲反蓋用小雅言歸斯復傳云復反也但訓反則公歸二字亦須讀斷謂公本應歸而不得所以反之道乃與上無所一例否則旣曰歸又曰不反不可通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詩首尾兩言袞衣毛於袞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二語正相應言袞衣固爲見公之服然周公以道事君者也使無所以迎之之道而徒以其服是以有此袞衣而終無與公歸之道能無使我心悲乎蓋卽

首章袞衣之語又推進一層傳文雖簡質然讀無以之以爲與又於公歸增之道二字其意已明毛蓋謂是以二字緊承上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來無所不復正言無與公歸之道故以是以二字直接言雖有其服而無其道也鄭箋以末章爲東人畱公之辭集傳則謂全詩皆東人語然二三章旣云於女則必非出自東人之口卽末章亦不必爲東人之言也

狼跋

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傳言進退有難明四

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承珙案首章傳云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此正與序一一相應自當專指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時事蓋其時疑謗忽起王室傾危二叔不咸沖人未悟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正跋前疐後之狀若如箋以畱爲太師當退有難於理不順亦與序不符抱朴子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此謂居東爲放逐固非然以狼跋屬流言則是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傳跋躡疐貽也說文疐礙不行也从

更引而止之也更者如更馬之鼻从口

此字段氏補

此與牽同

意詩曰載蹇其尾段注曰釋言云蹇踳也幽風毛傳同足

部蹇踳也踳蹇也以大學懷亦作懷推之則蹇即蹇字音

義皆同許不謂一字殊其義者依字形而為之說也如許

說則爾雅毛傳假蹇為蹇足部引詩載蹇其尾必三家詩

之異也或同一毛詩而異字如同一周禮故書儀禮古文

而或有異文承琪案正義引說文跋蹇丁千反踳竹二

反蹇即蹇也此謂蹇義同蹇耳邶風願言則蹇傳訓於此

同蓋蹇為蹇蹇亦為蹇

列子說符其行足蹇株陷注云蹇蹇也

故傳即以踳

訓蹇三家詩或有作蹇者毛詩當即作蹇不必為蹇之假

借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正義
曰傳以小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碩大
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
者以俟成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鄭
箋讀孫如公孫于齊之孫言周公既致太平乃孫遁辟此
成功之大美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
王之去幽公又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
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承琪案古人質樸本不
嫌以天子爲公孫鄭譜云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

爲鬻風焉夫周之追王祇及大王王季大王以上皆稱先公幽風推本於后稷公劉則稱成王爲公孫正其宜也且商頌烈祖祀中宗而稱湯孫魯頌明宮稱僖公爲周公之孫其去湯與周公亦遠矣周公輔成王者美成王卽所以美周公也孫毓所評皆不當理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承琪案泉水二子乘舟皆言不瑕有害傳竝訓瑕爲遠箋竝易傳訓過此傳疑亦當作瑕遠也蓋以瑕爲遐之借

說文無瑕字大徐云古通

作假箋云不可疵瑕者用瑕之本義亦易傳非申毛也小爾雅廣訓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此

三言名卷三 一三
以公孫爲成王碩膚爲大美毛傳皆與之合德音不瑕爲
聲稱遠亦必古訓如是毛義不應獨異但邶風之不瑕言
不遠不與弗同此不瑕言瑕不爲發聲與大雅不遐有佐
同他如車攻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不顯顯也不時時
也毛傳最多此例

毛詩後箋卷十五終